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2.008

# “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

邓建英<sup>1,2</sup>

(1.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2.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言学部,北京 100083)

**摘要:** 菲利普·罗斯的“祖克曼书系”九部小说在叙事策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自涉互文性。自涉互文性表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扩充或重构,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意义。“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体现出罗斯以犹太人的身份困惑、美国梦、追求“精神之父”等主题的作品整体创作特色,反映了罗斯对纽瓦克犹太社区的风俗与时代变迁的如实记录与生动描摹。

**关键词:** 菲利普·罗斯;祖克曼;自涉互文性;叙事者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2)02-0052-09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2018)是当代著名的美国犹太作家之一,也是罕见的高产作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三十多部作品,多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奖、普利策奖,并于2002年荣获美国艺术和文学学院最高奖项小说金奖。2018年罗斯与世长辞,英美主流媒体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与英国广播公司(BBC)都对他的去世做了专题报道。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官网发文缅怀罗斯,称他的去世“也许并不意味着伟大小说的终结,可是我们对小说已经兴趣索然”<sup>①</sup>,罗斯在英美乃至世界文坛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罗斯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鲜明的自涉互文性,其自文本之间有着纵横交错的互文关系,彼此链接成一个庞大的文本网络系统,构建成罗斯的文学王国。德里克·帕克·罗亚尔声称:“罗斯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例子比比皆是。”<sup>②</sup>凯瑟

琳·莫利指出:“自我指涉和评论是罗斯小说最普遍的特点。”<sup>③</sup> S.莉莲·克雷默则认为:“自我指涉以及对其作为小说特性与地位的探索,对后现代小说的高度关注,是菲利普·罗斯小说反复出现的主题。”<sup>④</sup>不过,迄今为止,国内专文探讨罗斯作品的自涉互文性的尚不多,且主要以“祖克曼三部曲”的叙事艺术为研究对象<sup>⑤</sup>。这些论文对我们从叙事艺术的角度阐释“祖克曼三部曲”之间的传承与流变不无裨益。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对“祖克曼书系”的其他几部作品的文本间性尚未展开讨论。要从整体上把握罗斯作品独特的自涉互文性,离不开对罗斯的“祖克曼书系”的整体解读。笔者认为罗斯的“祖克曼书系”集中体现了罗斯作品鲜明的自涉互文性,表现出罗斯文学世界的独特艺术魅力。“祖克曼书系”共九部,包含了罗斯创作成熟期、高峰期的主要作品,包括被称为“祖克曼三部曲”的《鬼作家》(*The Ghost*

收稿日期:2021-09-23

作者简介:邓建英(1973—),女,湖南郴州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In “*The Guardian*”, Philip Roth’s death won’t mean the end of great fiction, but we are losing our appetite for it. Home<<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may/27/philip-roth-death-wont-mean-end-of-great-fiction-but-we-are-losing-appetite-for-it>>, 2020-02-10.

②Royal D P. “Roth, Literary Influence, and Post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Ed. Timothy Parr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7, p.25.

③Morley C. *The Quest for Epic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John Updike, Philip Roth and Don DeLillo*.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8.

④Kremer S L. “Philip Roth’s Self-Reflexive Fiction”,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1998(3):57-72.

⑤从叙事艺术角度探讨“祖克曼三部曲”的论文主要有:张生庭,张真:《〈朱克曼〉三部曲的叙述学阐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林莉:《论菲利普·罗斯小说〈鬼退场〉的叙事策略》,《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4期;张媛,刘芬:《视角·结构·策略——从〈鬼作家〉到〈退场的鬼魂〉叙事的承袭与嬗变》,《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Writer)、《被释放的祖克曼》(Zuckerman Unbound)、《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和中篇小说《布拉格狂欢》(Prague Orgy),标志着罗斯由现实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实验之作《反生活》(The Counterlife),被称为“美国三部曲”的《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我嫁给了共产党人》(I Married a Communist)、《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以及祖克曼的终结篇《退场的鬼魂》(Exit Ghost,又译为《鬼退场》)。在该书系里罗斯采用“第二自我”祖克曼为主要叙事者,这九部小说里相同或相似的叙事者、叙事空间、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的循环出现形成了其自涉互文性。这种互文性表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增补或重述,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意义。“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体现了罗斯以犹太身份的困惑、追寻美国梦、追寻“精神之父”等为主题的作品的整体创作风格,反映了罗斯对纽瓦克犹太社区的风俗与时代变迁的记录与描摹。

### 一 叙事策略的自涉互文性

罗斯在“祖克曼书系”这九部小说中始终如一地采用相同的叙事者祖克曼,使得各文本间相互呼应、回环反复,从叙事策略上构建成一个互文本的网络,也使得其作品兼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与意义。内森·祖克曼作为罗斯小说中的故事人物,最早出现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小说主人公塔诺波尔两部半自传性作品的主要人物。在《鬼作家》中,祖克曼首次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者登场,之后先后以叙事者或叙事者兼主要人物的形象出现在“祖克曼书系”的其他八部小说中。祖克曼可谓是罗斯的文学代理人,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如同康拉德的叙事者马洛一样,这成为罗斯小说独特的叙事特征。罗斯曾说:“内森·祖克曼是一出戏剧,这完全是化身的艺术。”<sup>①</sup>在《反生活》中,祖克曼通过自相矛盾的两个故事版本讨论了小说创作、婚姻和犹太身份等问题。在“美国三部曲”中,祖克曼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和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观察者,讲述了二战后美国人对美国梦的追寻和美国梦的破碎。

祖克曼作为叙事者持续出现在“祖克曼书

系”,宛如把珍珠串成项链的金线,使罗斯的作品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个意义繁复的互文场域。以“祖克曼三部曲”为例,第一部《鬼作家》讲述了年轻的犹太作家祖克曼因出版首部作品遭到来自家庭和犹太社区的指责,心情苦闷中去拜访隐居乡间的文学泰斗洛诺夫,希望从洛诺夫那获得艺术创作的支持。第二部《被释放的祖克曼》紧接着第一部,讲述祖克曼出版情色小说《卡诺夫斯基》后遭到来自犹太读者、犹太社区和犹太评论家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祖克曼有反犹倾向,并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种族,歪曲了犹太人的形象。第三部《解剖课》中,人到中年的祖克曼遭受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灵感枯竭,陷入创作的停滞状态,批评家阿佩尔对他作品的误读让他痛恨不已,一度决定弃文从医。《布拉格狂欢》是祖克曼三部曲的尾声,一位来自捷克的作家西索夫斯基前来拜访功成名就的作家祖克曼,祖克曼本人已然成了下一代青年作家崇拜的对象。在第一部作品中祖克曼寻求并拜谒文学导师,在尾曲中祖克曼自己已成了别人崇拜的偶像。从叙事策略上来说,“祖克曼三部曲是一个多方面具有循环特色的一个整体性文本”<sup>②</sup>,这种叙事策略的循环与“重复”,也体现了美国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所指出小说创作中的“相似中的相异”与“相异中的相似”现象<sup>③</sup>。

《退场的鬼魂》是“祖克曼书系”的终结篇,围绕着祖克曼对艺术和自我的追求展开,描绘了一位美国犹太青年艺术家自我成长与艺术发展的画像,与“祖克曼三部曲”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互文网络。在“祖克曼书系”中,祖克曼常常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在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两种视角的转换中,将有关人物的信息来源、自己如何书写主人公的故事以及自己的身体状况一五一十地告诉读者,这无疑凸显了作品的元小说元素。“通过让祖克曼既做小说中的人物,又做小说的叙述者,罗斯强调了其作品的元小说成分”<sup>④</sup>。

另外,罗斯选取的叙事者的身份与际遇和他本人高度吻合,甚至与他写作某作品时的年龄与境遇相仿,叙事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消失殆尽,罗斯小说的叙事者常常映射作家罗斯的真实身份,

①Roth P.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Vintage, 2016, p.123.

②张生庭,张真:《〈朱克曼〉三部曲的叙述学阐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③Miller J H. *Fiction and Repetition: Seven English Novels*.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2, pp.6-7.

④Safer E B. *Mocking the Age: The Later Novels of Philip Rot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95.

罗斯的小说因而带有自传的成分。叙事者祖克曼像罗斯一样,于1933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既是大学文学教授又是作家。他的首部作品《高等教育》让他崭露头角,这难免让人想起罗斯首部作品《再见,哥伦布》出版后好评如潮,一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经历。此外,祖克曼在《鬼作家》中出版了臭名昭著的情色畅销小说《卡诺夫斯基》,遭到犹太社区与犹太评论家的抨击,这也正好对应了《波特诺伊的怨诉》出版后给罗斯带来的盛名和困扰。祖克曼与他的虚构人物卡诺夫斯基之间的相似性恰如罗斯与波特诺伊的关系,而小说中的评论家阿佩尔对祖克曼的抨击,也让人联想到欧文·豪由最初对罗斯赞誉有加转而对他全面打压的现实。在《解剖课》中,罗斯讲述阿佩尔对祖克曼的抨击时,索性直接引用欧文·豪的辱骂性文评。

《波特诺伊的怨诉》常被人解(误)读为罗斯“几乎没有遮掩的自传”(thinly veiled autobiography)<sup>①</sup>,自那以后罗斯索性玩起小说与非小说相融合的游戏,并将之置于小说创作的中心。罗斯创作使用与自己经历相仿的叙事者祖克曼和凯普什,或者干脆采用与自己同名的“罗斯”为叙事者,让小说游走于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之间,似乎刻意让读者产生错觉,他们读到的就是罗斯不加删减的自传。

整体来看,“祖克曼书系”俨然一部叙事者祖克曼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祖克曼在罗斯的作品里经历了从青年、中年到老年的成长过程,经历了徘徊挣扎、爱欲情仇、生老病死,也经历了“从渴望十九世纪文学传统的前浪漫主义青年作家演变成置身于二十一世纪的象牙塔中的老作家,反思他作为一个人与艺术家的错误,——作为我们时代的后现代反英雄”<sup>②</sup>。可以说,叙事者的高度自我意识形成了罗斯叙事艺术的独特性。

最后,“祖克曼书系”的故事大多以罗斯的家乡纽瓦克为场景,这也在叙事空间上构建成一个互文网络。罗斯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犹太社区,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出生之地与青少年的经历无疑对作者的创作有着深远的

影响,作家往往与出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纽带,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sup>③</sup>。纽瓦克犹太社区的童年经历与见闻构成罗斯的“部落民间文学”<sup>④</sup>,成为罗斯的强迫性主题之一。纽瓦克犹太人的生活成了罗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与文学记忆,成为其互文性生成的基础,也成就了罗斯独特的纽瓦克文学王国。

在创作初期,罗斯本能地向纽瓦克寻求写作素材。在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里,罗斯描写了居住在纽瓦克的犹太人的生活:犹太家庭两代人的冲突、犹太青年的性爱冒险、对犹太传统的质疑等。二战后,纽瓦克这座工业小镇经历了时代变迁,逐渐走向衰败。尽管纽瓦克已经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再见,哥伦布》的主人公尼尔依然对其有着深厚的情感。

之后,罗斯在创作中不断返回纽瓦克汲取灵感。纽瓦克持续出现在罗斯的“祖克曼书系”中,构成新的互文。纽瓦克的风景变成罗斯小说中的风景,纽瓦克的风土人情成为罗斯小说的素材。《再见,哥伦布》出版十年之后,罗斯再次转向纽瓦克,从纽瓦克的犹太社区里提取出虚构的、民间文学般的波特诺伊之家。纽瓦克是美国第一代犹太移民的故乡,实际上成为犹太人在美国的“格托”(ghetto),代表着犹太人的文化之根,是犹太传统生活方式的空间隐喻。富裕的郊区则象征着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年轻一代的犹太人向往走出纽瓦克,进驻富裕的郊区,融入美国化的生活。

在《被释放的祖克曼》里,祖克曼已经成为住在纽约上东区的名流作家,父亲去世后他重返纽瓦克,他的崇拜者佩普勒和他谈论起纽瓦克:“唉,如今的纽瓦克已经大不一样了。你肯定认不出了。想认都认不出了。”<sup>⑤</sup>小说的结尾处,祖克曼回忆起童年时在纽瓦克度过的时光,不忍离去。“他没有直接回纽约,他让司机沿着‘纽瓦克’的标识开去。默默无闻的小扎克已经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内森·祖克曼,他要让他的生命多延续一会儿”<sup>⑥</sup>。“穿过他和亨利在上面学溜冰的

①Brauner D. *Philip Roth*.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p.80.

②Pozorski A L. "Mourning Zuckerman: An Introduction", *Philip Roth Studies*, 2009(2): 155-162.

③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艺术馆2017年版,第136页。

④Roth P.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Vintage, 2016, p.4.

⑤菲利普·罗斯:《被释放的祖克曼》,郭国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⑥菲利普·罗斯:《被释放的祖克曼》,郭国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湖”，“经过他出生和割礼的医院，开向他写作生涯的第一个题材——铁丝网”<sup>①</sup>。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都勾起祖克曼童年的回忆，如同尼尔一样，祖克曼对这个已经沦落为贫民窟的纽瓦克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面对当地黑人居民“你是谁”的问题，祖克曼的回答是“谁都不是”，对于祖克曼来说，记忆中的故乡已面目全非，昔日的犹太传统也已渐行渐远。

《美国牧歌》的故事场景也重返纽瓦克。故事主人公利沃夫出生在纽瓦克犹太社区，有着非凡的体育天赋，在二战中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是纽瓦克威夸伊克犹太人心目中的英雄。利沃夫继承了父亲的皮件公司，事业顺风顺水，娶了新泽西小姐，搬离了纽瓦克的犹太社区，在富裕郊区拥有一座大房子，一度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纽瓦克发生少数族裔暴动，利沃夫的皮件公司连同这座小镇遭到重创。多年后，利沃夫和祖克曼讲述纽瓦克的动乱，提到父亲“一生都爱那座城市”，“纽瓦克发生的事让他心碎”。利沃夫感叹：“那里以前什么都出产，现在成了世界上的汽车盗窃之都……那时每条小街上都有生产各种物品的工厂。现在这些街上都是酒馆、比萨店和门面破烂不堪的教堂。街上其他一切都在衰败，到处用木条钉上。”<sup>②</sup>“伟大的城市变成彻底的荒原。”<sup>③</sup>《美国牧歌》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个时代终结的哀伤，罗斯为他的故乡纽瓦克谱写了一曲田园挽歌。《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的主人公艾拉出生于纽瓦克的中下层家庭，一度成为广播界的明星，搬离了贫穷的纽瓦克，实现了他的美国梦。在利沃夫和艾拉眼里，纽瓦克的犹太社区是他们融入美国生活的羁绊，他们努力摆脱纽瓦克，然而当他们搬离纽瓦克之后，也同时失去了纽瓦克这个精神家园的庇护，他们在追逐美国梦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最终沦为“历史的玩物”<sup>④</sup>。

罗斯的小说叙事空间始于纽瓦克，尽管中后

期小说的叙事空间更为广阔和辽远，扩大到整个美国、英国、东欧、以色列等地，也依然会直接或间接地提到纽瓦克，到后期的“美国三部曲”又回到了纽瓦克这个原点。叙事空间的环形演变轨迹折射出罗斯对于故乡纽瓦克的情感经历了反叛与回归两个阶段。青年罗斯引爆“波特诺伊的怨诉”，表现出犹太传统文化的反叛者的一面，对纽瓦克犹太社区的人情世故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情。在后期作品中，纽瓦克则意味着难以割舍的故土与文化之根，罗斯表现出回归传统的情感，虽然依然描写纽瓦克的破败与没落，其笔端却流露出眷恋与怀旧的情愫。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乔伊斯的都柏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纽瓦克成为罗斯小说的独特叙事空间。罗斯曾被略带贬义地称为“纽瓦克的桂冠诗人”<sup>⑤</sup>，从罗斯在作品中描摹了纽瓦克犹太社区的人生百态，记录了纽瓦克时代的变迁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称呼倒是非常贴切。

## 二 人物与故事情节的自涉互文性

罗斯经常引用或提及自己以前的作品，相同的人物穿梭在不同的作品中。不少评论家因而将此归咎于罗斯太自恋或想象力缺乏传统的浸润<sup>⑥</sup>。这种观点有失公允，相似情节的提及与重复正是罗斯小说创作的策略之一，后文本在对前文本增补、重述与改写的过程中，在形式与意义上获得新的阐释空间，体现了罗斯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罗斯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互文性，罗斯后期作品引用前期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sup>⑦</sup>。罗斯的“祖克曼书系”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互文性策略。

其一，“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表现在后期作品对前期作品的增补与扩充。“罗斯的长篇小说实际上是对短篇小说的延伸和扩展”<sup>⑧</sup>。罗斯的《美国牧歌》重返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的

① 菲利普·罗斯：《被释放的祖克曼》，郭国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②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③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

④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⑤ Posnock R. *Philip Roth's Rude Truth: the Art of Immatur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2006, p.7.

⑥ Shostak D. "Introduction: Roth's America", *Philip Roth: American Pastoral, The Human Stain,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Ed. Debra Shostak.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9.

⑦ Royal D P. "Roth, Literary Influence, and Post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Ed. Timothy Parr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7, pp.25-26.

⑧ 苏鑫：《菲利普·罗斯创作流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7页。

场景——纽瓦克与富裕郊区。在早期作品里,“应许之地”是矮山社区,在后期作品里则是被称为“旧里姆雷克”的度假胜地。当年的尼尔摇身变成利沃夫,威夸依克高中的明星运动员,布兰特化身非犹太裔女孩、前新泽西小姐多恩。和有心与布兰特交往但最终踟蹰不前的尼尔不同,瑞典佬获得多恩的芳心并组建家庭。瑞典佬继承了家族的手套企业,搬进了他梦寐以求的“旧里姆雷克”富裕社区,实现了他祖父的美国梦:拥有自己的土地与企业,娶了非犹太裔的妻子(尽管这一点有违祖训)。罗斯长篇小说对短篇小说的扩充与增补,使得作品更为缜密、恢宏和厚重,叙事技巧愈加娴熟,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主题更加深入。

其二,“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表现在叙事的前后一致性。德里克·帕克·罗亚尔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罗斯作品的)自涉互文性或表现出叙事上的一致性,如在祖克曼书系的作品里,或表现出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如在凯普什书系作品。”<sup>①</sup>相似的人物或事件在小说中穿梭,情节相互呼应,表现出叙事的高度一致性。在前一章已提及的相同叙事者在不同作品中穿针引线,构成自涉互文性,在此不赘述。该部分主要关注故事人物与情节在叙事的一致性。

正如林莉所言,《退场的鬼魂》“无处不在地体现着与早期小说《鬼作家》的承文本关系”<sup>②</sup>。《鬼作家》是罗斯第一部以祖克曼为叙事者和主人公的小说,《退场的鬼魂》则是“祖克曼书系”的终结篇。从内容上看,《退场的鬼魂》似乎是《鬼作家》的续集,祖克曼、艾米、洛诺夫是两部小说共同的主人公。在《鬼作家》里,祖克曼去拜见著名作家洛诺夫,无意中偷听到艾米与洛诺夫的谈话,浮想联翩。在他的想象中,艾米是《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隐姓埋名定居美国。祖克曼想象着与安妮结为夫妻,从而用安妮的犹太圣徒形象为自己正名,达成与犹太家庭和社区的和解,洗清犹太叛徒的罪名。《退场的鬼魂》讲述的则是近五十年后,祖克曼成为名作家,在伯克夏隐居十一年后,重返纽约,与艾米不期而遇的故事。其时,洛诺夫已去世,在

《鬼作家》中二十来岁、青春洋溢的祖克曼和艾米成了年过七旬的垂垂老者,病痛缠身。艾米追述了多年前她陪伴在洛诺夫身边四年的快乐与痛苦参半的故事。在《鬼作家》中,祖克曼与艾米于1956年第一次见面时,两人分别为23岁和27岁。在《退场的鬼魂》中,祖克曼与艾米重逢于2004年,两人分别为71岁和75岁。在《退场的鬼魂》中,罗斯独具匠心地用格外精确的时间轴呼唤与观照着前文本《鬼作家》,使得前后文本形成互文关系,在对照中形成了意义上的参比与深化。《被释放的祖克曼》是紧随《鬼作家》之后的作品,在小说扉页上,罗斯以副文本的形式,引用了洛诺夫写给妻子的话:“让内森看看走出籍籍无名后的情形。让他不要来捶我们家的门,来告诉我们当初没人告诫过他。”<sup>③</sup>这段话的落款是1956年12月,恰好是《鬼作家》中祖克曼去拜见洛诺夫的时间,因而呼应了《鬼作家》中祖克曼去拜访洛诺夫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卡诺夫斯基》这本虚构的由作家祖克曼发表的情色畅销小说连续在《被释放的祖克曼》《鬼作家》《解剖课》和《布拉格狂欢》四部小说中出现。在《被释放的祖克曼》里,祖克曼因《卡诺夫斯基》的出版突然炙手可热,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作家,又因作品涉及反犹主义、自揭本族裔之短、性描写过于露骨而声名狼藉,给家人带来恶名。在《鬼作家》中,因为祖克曼出版了《卡诺夫斯基》这部情色小说,祖克曼的父亲觉得丢脸,父子关系出现裂痕,祖克曼对如何写作产生了困惑,向文学之父洛诺夫求助。在《解剖课》里,祖克曼的父亲因为儿子的这部小说羞愧不已,积忧成疾,祖克曼的弟弟认为是祖克曼的书害死了父亲。《布拉格狂欢》开篇就是祖克曼与流亡美国的捷克犹太作家西索夫斯基的谈话,西索夫斯基谈起自己的书被禁,同时表达了对祖克曼的《卡诺夫斯基》受到打压的同情。杰弗里·鲁宾-多斯基认为:“这部虚构的作品至少和其他真实作品一样影响深远和真实。”<sup>④</sup>《卡诺夫斯基》在四部小说里多次出现,相互呼应,构成搭建互文本网

①Royal D P. “Roth, Literary Influence, and Post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Ed. Timothy Parr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7, pp.25-26.

②林莉:《论菲利普·罗斯小说〈鬼退场〉的叙事策略》,《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4期。

③菲利普·罗斯:《被释放的祖克曼》,郭国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扉页。

④Rubin-Dorsky J. “Philip Roth and American Jewish Identity: The Question of Authenticity”, *Philip Roth: Modern Critical Review*. Ed. Harold Bloom.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2003, pp.205-232.

络的又一线索。

鲁宾-多斯基对罗斯作品中的互文性做出如是评论：“就罗斯的作品而言，后一部作品往往是对前一部作品的回应，或是解答，甚至是反驳。这样做无非为了达到消解读者的目的：一种行为之后往往伴随着对立的行为，在读者试图抓住确切的意义时，作者始终处于游离的状态。”<sup>①</sup>大卫·布鲁纳指出，罗斯的有些小说以前面一本或几本书所受到的攻击为出发点，在新的作品里解释以前的作品，从而形成新的小说<sup>②</sup>。比如在《被释放的祖克曼》这部小说中，祖克曼因为在畅销小说《卡诺夫斯基》中对犹太家庭做了负面刻画而被指控为犹太叛徒，父亲一直到死都没有原谅儿子，弟弟则认为这是这本书气死了父亲，与祖克曼断绝了来往。《卡诺夫斯基》的内容及其主人公常常让读者想起《波特诺伊的怨诉》给罗斯带来的负面评论。可以说，罗斯是以《波特诺伊的怨诉》所受到的攻击为基础来创作《被释放的祖克曼》的，他通过作品进一步解释，为自己辩护。由此可见，罗斯的作品间环环相扣，后文本对前文本或解答、或反驳、或辩护，在内容与情节上表现出高度的自涉互文性。

### 三 小说主题的自涉互文性

罗斯宣称：“我的创作主题通常都以出人意料或很随机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当我完成作品时，我基本都能看出这个主题是我以前的小说、最近未经思考的人生、日常生活环境以及最近在阅读或讲授的作品合力作用的结果。”<sup>③</sup>罗斯一语道出他的作品在小说主题方面的自涉互文性。罗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已经涉及了他后来更加宏伟作品的大部分主题，如犹太人身份、美国梦、对“精神之父”的追寻、身体与性等主题。这些早期作品的主题贯穿在罗斯的创作中，文本间相互映射，在主题上体现出相似

性、连续性，交织成一个脉络分明、主题鲜明、个人风格独特的互文本网络。

罗斯“最持之以恒的喜好就是他对犹太人身份的专注”<sup>④</sup>，从早期的短篇小说开始，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一直是罗斯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维多利亚·阿伦认为：“《再见，哥伦布》里所有的短篇小说关注的是犹太人身份问题。”<sup>⑤</sup>《再见，哥伦布》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反映了二战后美国犹太移民的生存状况。对于美国犹太移民来说，他们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独特的犹太性，一方面又希望确立自己的美国文化身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这种同化在本质上又导致了他们自身的异化，产生了对犹太民族性的疏离。他们在美国文化与犹太传统的夹缝中生活，对自己的身份充满困惑与矛盾。

对犹太身份的困惑与矛盾心理贯穿了罗斯小说创作的始终。傅勇认为，在罗斯的笔下，“我们可以窥见当代美国社会中青年一代犹太人的变态心理，他们一方面厌恶犹太人的家教观念和教规，拼命想挣脱传统的桎梏，另一方面又难于在现代美国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乐园”<sup>⑥</sup>。《波特诺伊的怨诉》里的波特诺伊自小就困惑于自己的犹太性。一方面，父母的关爱敦促他成为自制、有责任感的犹太好男孩；另一方面，强势母亲的过度保护让他倍感压抑，他竭力想冲破犹太家庭及其传统的束缚。他通过频繁的手淫追求自由的感觉，希望通过性征服来自不同州的非犹太裔女性来“征服”美国，借此融入美国社会。波特诺伊来到以色列追寻犹太传统，却发现美国犹太人回归犹太传统之路亦非坦途。

蒂莫西·帕里什认为：“自从《波特诺伊的怨诉》之后，罗斯拓展了美国犹太人身份这一主题，从而涉及与犹太身份相关的更宽广的批评语境与历史困境。”<sup>⑦</sup>在罗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作品中，如《反生活》《夏洛克行动》与“美国三部

①Rubin-Dorsky J. “Philip Roth and American Jewish Identity: The Question of Authenticity”, *Philip Roth: Modern Critical Review*. Ed. Harold Bloom.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2003, pp.205-232.

②Brauner D. *Philip Roth*.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p.27.

③杨向荣等译：《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页。

④Brauner D. *Philip Roth*.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p.21.

⑤Arrons V. “American-Jewish Identity in Roth’s Short Storie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Ed. Timothy Parr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7, p.10.

⑥傅勇：《菲利普·罗斯与美国犹太文学》，《外国文学》1997年第4期。

⑦Parrish T. “Roth and Ethnic Identit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 Ed. Timothy Parr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7, p.129.

曲”,罗斯将犹太民族身份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更进一步探索犹太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在《反生活》中,亨利在一次手术中丧失了性功能,遭遇了人生中的身份危机,他放弃了美国的优渥生活,只身前往以色列,卷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以色列的一个农场,亨利穿上犹太的传统服装,学习希伯来语,感觉自己获得了重生,成为“一个与那些犹太人一样深沉的犹太人”<sup>①</sup>。罗斯这一时期的作品体现了“犹太人重返犹太家园,重温犹太价值观念,继承和发扬犹太文化传统”<sup>②</sup>的倾向。诚然,《反生活》对犹太人回归传统持有一定的乐观态度,然而对于亨利在以色列是否确立了自我身份,小说扑朔迷离的叙事与模棱两可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对此给出明确的答复。《夏洛克行动》讲述了美国商人皮皮克假冒与作者同名的叙事者“罗斯”的身份,出席了在耶路撒冷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这个冒充者趁此机会在中东和欧洲各地宣扬“流散主义”,认为大屠杀还会再次发生,他计划带领犹太人从以色列撤出,重返欧洲各国定居。“罗斯”前往以色列,试图揭穿皮皮克的假冒身份及其阴谋。“罗斯”的以色列之行既是朝圣之旅又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思。《美国牧歌》则转向对犹太人被美国文化同化的反思。利沃夫毕生追求田园牧歌般的美国梦,他抛开犹太传统,与非犹太裔女子多恩结婚,女儿梅丽在天主教与犹太教夹缝中成长,造成身份的困惑,长大后成为极端的反战人士,后来甚至沦为制造几起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利沃夫超越历史与犹太民族身份的美国梦被女儿的炸弹炸得粉碎。

总体而言,罗斯对犹太身份的探索呈现出之字形的迂回发展模式,《波特诺伊的怨诉》对犹太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与揭露,《反生活》透露出对犹太传统的回归之意,《夏洛克行动》对大屠杀的影响与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思考,《美国牧歌》则转向对摒弃犹太传统、被美国文化同化的反思。罗斯作品中的犹太人身份主题深刻反映了当代犹太特性的演变,也表现出犹太知识分子对犹太身份的困惑与矛盾心理,这也是上述小说之间构成潜在互文的要素。

美国梦是构成“祖克曼书系”自涉互文性的另一主题。美国梦的追寻与失落是罗斯经常书写

的主题之一,也是他最擅长的主题之一。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大量犹太移民涌入美国,美国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心目中的应许之地与希望之乡。对于犹太移民来说,对“美国梦”的追寻,体现了外来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与归化美国文化的现实需要。罗斯一方面书写了犹太移民对“美国梦”的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又对“美国梦”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在罗斯的笔下,犹太移民的所谓“美国梦”沦落为“美国噩梦”,“美国牧歌”成为“反田园的绝望”。大卫·布劳纳认为菲利普·罗斯小说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和谐、理想主义与纯洁的诱人梦想与混乱、梦想破灭与腐败的令人不安的现实之间的张力”<sup>③</sup>。布劳纳此处探讨的正是“美国梦”与“反田园”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这种张力在罗斯的早期作品里已初见端倪,在罗斯后期的“美国三部曲”里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罗斯早期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美国梦的追寻与失落。主人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又始终觉得有隔阂,最终美国梦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该小说讲述了来自犹太中下层家庭的尼尔与富家女布兰特的夏季恋情。布兰特一家是已被美国文化所同化的犹太移民,他们从纽瓦克搬到了富裕中产阶级居住的矮山社区。尼尔离开纽瓦克,在矮山社区与富家女布兰特约会,代表着尼尔对地理空间的跨越,在某种意义上他踏上了通往上流社会的阶梯,离实现美国梦似乎仅有一步之遥。不过在与布兰特一家相处的过程中,尼尔感到种种不自在,对布兰特一家表现的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也不认同。尼尔预感到试图融入布兰特家就意味着自我身份的丧失,决定与布兰特结束短暂的恋情。尼尔重返他熟悉的纽瓦克,同时意味着他实现美国梦的机会已悄然离他远去。

罗斯创作巅峰时期的“美国三部曲”在不同程度上延续和深化了他早期小说的美国梦主题。撇开故事人物和情节的不同,将故事的主线从“美国三部曲”中抽取出来,就会发现三部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讲述了主人公追寻美国梦、一度实现美国梦、最后梦想破灭的故事。“美

①菲利普·罗斯:《反生活》,楚大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②傅勇:《菲利普·罗斯与美国犹太文学》,《外国文学》1997年第4期。

③Brauner D. *Philip Roth*.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p.148.

国三部曲”将美国梦的主题置入了更为宏大的叙事空间与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小说主人公的刻画也更加立体，充满罗斯小说主人公特有的矛盾性。西摩尔·利沃夫、艾拉·林格尔德与科尔曼·希尔克曾一度风光无限，成为各自领域的明星人物，俨然已经融入美国上流社会，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但最后都跌入命运的深渊，以悲剧告终，他们的美国梦演变成“美国噩梦”。大卫·布劳纳认为，这三人的命运有着相似性，“是古典意义上的悲剧性人物，都从崇高处跌落。他们的悲剧部分原因在于自身的傲慢个性，部分原因在于不可控的历史力量”<sup>①</sup>。尽管这三人通过自我奋斗一度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美国梦，但他们的成功虚幻而短暂，在不可控的历史洪流的裹挟下，三人的美国梦都支离破碎，被抛入“愤怒、暴力、反田园的绝望——抛入美国内部的狂暴”<sup>②</sup>。

“美国三部曲”选取了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故事背景，着眼于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影响。《美国牧歌》观照了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七十年代尼克松政府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麦肯锡主义的政治迫害为背景；而《人性的污秽》的故事则以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桃色事件为背景。罗斯在一次访谈中声称：“《美国牧歌》《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和《人性的污秽》构成了主题上的三部曲，都涉及战后美国人生活中的历史时刻，他们对我这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③</sup>美国三部曲之间互为观照、互为联系，构成一个小的自涉性互文本。与此同时，罗斯的美国三部曲又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他前期中篇小说的美国梦主题，美国三部曲更有历史厚重感，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人物更具有悲剧性色彩，长篇小说与早期的中篇小说构筑成一个前后连贯的互文网络。

贯穿“祖克曼书系”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追寻“精神之父”。对“精神之父”的追寻源于与现实生活中父亲的隔阂与冲突，犹太青少年急于融入美国化的生活，而老一辈的犹太父母则固守犹太传统，这导致了两代人的代际冲突，陷入困境

的年轻一代犹太人转而追寻能引起情感共鸣的“精神之父”。在《鬼作家》中，年轻作家祖克曼出版了《高等教育》后，声名大噪。然而这篇小说自揭家丑，导致了犹太家庭的纷争，父子之间的矛盾因而升级。雪上加霜的是，当地有名的犹太拉比也寄来充满敌意的信件质疑祖克曼背叛了犹太身份。父子矛盾上升为个人与犹太社区甚至整个犹太族群的矛盾。祖克曼希望人们从艺术的角度去阅读他的作品，而祖克曼的父亲则认为文学艺术的美学原则与现实密不可分，担心这本书会助长反犹主义。祖克曼对如何写作，如何处理艺术与生活、虚构与现实等问题充满了困惑与不解。他在困境中前去拜谒隐居的著名老作家洛诺夫，“我就是为了要想充当 E.I. 洛诺夫的精神上的儿子而来的，就是为了要祈求得到他道义上的赞助”<sup>④</sup>。祖克曼的旅行是寻求“精神之父”的朝圣之旅，“希望确认自己作为犹太艺术家和犹太儿子的合法性”<sup>⑤</sup>。祖克曼希望洛诺夫成为他的文学导师、精神之父、忏悔神父以及能免除他背叛生父和为了自己的前程不惜利用家族历史指控的法官<sup>⑥</sup>，希望洛诺夫对他的写作给予支持和肯定。然而祖克曼并没有得到洛诺夫的充分肯定，与之相反，他目睹了洛诺夫在情欲与责任中挣扎的生活现状，意识到洛诺夫艺术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分裂，非常失望，再一次陷入了困惑。

追寻“精神之父”这一主题也多次出现在“祖克曼书系”的其他作品中。在祖克曼三部曲之后的《布拉格狂欢》的开篇，一位来自捷克的作家西索夫斯基前来拜访成名作家祖克曼，祖克曼本人已然成了下一代青年作家崇拜和拜谒的“精神之父”。在《退场的鬼魂》中，祖克曼已成为名作家，成为年轻作家克里曼追随的目标。在《反生活》中，祖克曼的弟弟亨利身患疾病，面临失去性能力的痛苦，毅然抛下妻儿、放弃高薪的牙医工作，只身前往以色列，希望能解决自己的身份危机。在以色列，亨利视复国主义领袖李普曼为“精神之父”，从一个沉迷于与女助手偷情的享乐主义者变成复国主义的一员，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和孩

① Brauner D. *Philip Roth*.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p.149.

②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2 页。

③ McGrath C. “Zuckerman’s Alter Brain (interview with Philip Roth)”,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7, 2000.

④ 菲利普·罗斯：《鬼作家及其他》，董乐山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 页。

⑤ Jones J P. and Nance G A. *Philip Roth*. New York: Ungar, 1981, p.123.

⑥ Brauner D. *Philip Roth*.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p.29.

子们一起学习希伯来语。在《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中,少年祖克曼一直在寻找“精神之父”的路上,他成长路上遇到众多父亲式的人,然而,一个个父亲式的形象离他而去,令他幻想破灭。只有默里是祖克曼真正的“精神之父”,正是默里将学生时代的祖克曼引入文学的神秘国度,也是他提醒祖克曼不要为了文学而放弃生活,要警惕艾拉式不顾历史、自我想象的田园神话的危险。

无论是犹太人身份、美国梦,还是追寻“精神之父”的主题,都凸显了“祖克曼书系”独特的自涉互文性。这些主题的回环反复并非作家想象力枯竭或创作无能的叙事表现,这恰恰是小说创作赖以存在、构建作家独特风格的需要。罗斯早期作品的主题在后期作品里被置入更为广阔与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主题得以深化、拓展,后文本与前文本互相指涉,前文本在后文本中复活,后文本往往是对前文本的丰富与超越。相同的主题、类似的场景、意象等使得“祖克曼书系”组成一个庞大的互文网,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

### 结语

在罗斯的“祖克曼书系”中,祖克曼作为主要的叙事者或故事人物将九部小说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的小说之间在情节上相互关联、相

互指涉。罗斯早期中、短篇小说里的主题在他后期的长篇小说里不断延续、增补、演变与升华。从而在叙事策略、人物与故事情节、主题内容上,形成了“祖克曼书系”独特的自涉互文性。自涉互文性的广泛运用,使得罗斯的作品具有开放性、多层次的复杂而独特的结构,实现了意义的增殖与拓展。罗斯的写作手法也从早期的现实主义逐渐演变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罗斯曾被嘲讽为“纽瓦克的桂冠诗人”,意为罗斯的作品如纽瓦克这座工业城市一样衰败和不堪。有趣的是,罗斯曾因为《波特诺伊的怨诉》这部作品被指控为有“反犹主义”倾向,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充斥着对犹太人的憎恨。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被视为背叛犹太传统的“浪子”的罗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中,视纽瓦克犹太社区为自己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与故土,将剪不断理还乱的“纽瓦克情结”融入他的作品。罗斯透过他“彻底的游戏态度和致命的严肃关怀”的悖论视角,以生花妙笔,写尽纽瓦克第二代犹太移民的人生百态——自我身份的困惑、欲望与挣扎、梦想与追寻,成了纽瓦克名副其实的桂冠诗人。窥一斑而知全豹,罗斯描摹出的纽瓦克第二代犹太移民的生活风俗图,既具有地域和特定族裔人群的特色,又反映了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状态,从而具有普世性价值和意义。

## Self-reflexive Intertextuality of “Zuckerman Series”

DENG Jian-ying<sup>1,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2. Faculty of Foreign Stud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Philip Roth's nine novels of “Zuckerman series” demonstrate self-reflexive intertextuality in narrative strategies, characters, story plots, and artistic themes. The self-reflexive intertextuality is manifested by references and allusions to, expansion or reconstruction of previous text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oring the function and nature of narrative. The self-reflexive intertextuality in “Zuckerman series” reveals Roth's overall writing style achieved by exploring the themes of Jewish identity, American dream, and pursuit of the “spiritual father”, and reflects Roth's truthful record and vivid delineation of the customs and changes of the Newark Jewish community.

**Key words:** Philip Roth; Zuckerman; self-reflexive intertextuality; narrator

(责任校对 朱春花)